

雞

肋

集

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三十六卷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離騷新序中

離騷新序下

續楚辭序

變離騷序上

變離騷序下

奚月集

目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三十六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
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亾惟其事
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
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然則變風
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亾詩亾而後離
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

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畫於心猶以爲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亾至原而不亾矣使後之爲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

有力於詩亾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

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
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爲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
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
也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至離騷變而爲賦譬江有
沱乾肉爲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
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爲
離騷至漢而爲賦其後賦復變而爲詩又變而爲
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

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叅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棄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亾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錄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

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敘其
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祠廟
鬼神之事以摠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
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
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
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浮矣惜
誓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爲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
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
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

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爲楚辭下
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錄云然漢書至屈原賦
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
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
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爲十一則溢而爲二十
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之後又不可合
十一以爲九若溢而爲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
當損益者何等也惜普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
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

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
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
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
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
十七卷非舊錄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
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卷自唐韓愈始焉離騷
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
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
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

句然則安與固達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達所改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錄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

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爲著作郎上卽位備太史氏
古文國書得損益之况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
王安爲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
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
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狂狷摶
其不合者逸高原義每難固說總附逸論然亦復
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
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

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
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
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
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
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原也世衰君臣
道喪去爲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
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福進荀息以甚荀
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爲忠也汙
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

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汗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
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已競於危國羣小之
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誣原伐其功謂
非我莫能爲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
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
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
原誠不忌以義廟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
爲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
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總亦援逸此論

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爲善義當如此也至
言澆羿姚姒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
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
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
莊周寓言者可以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
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
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爲賦而固亦爲賦也劉勰文
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爲病彼原嫉世旣
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總所論必詩

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譏於同浴而譏裸裎
哉又總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總
以招魂爲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
凍飲總以此爲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
皆濁我獨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魂魄離散而
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沈酣汙泥之樂
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
以死而已矣嗚呼總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
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